

[墨西哥] 劳拉·埃斯基韦尔 著

Laura Esquivel

段若川 译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恰似水于巧克力



译林出版社

劳拉·埃斯基韦尔作品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恰似水于巧克力

[墨西哥] 劳拉·埃斯基韦尔 著 段若川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恰似水于巧克力 / (墨)埃斯基韦尔 (Esquivel, L.) 著; 段若川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1
(劳拉·埃斯基韦尔作品)
ISBN 978-7-5447-4568-0

I. ①恰… II. ①埃… ②段… III. ①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 ①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5995号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by Laura Esquivel
Copyright © 1989 by Laura Esquivel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Casanovas & Lynch Agencia Literari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293号

书 名	恰似水于巧克力
作 者	[墨西哥] 劳拉·埃斯基韦尔
译 者	段若川
责任编辑	王 维
原文出版	Random House Mondadori, S.L., 200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1
字 数	135千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68-0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劳拉·埃斯基韦尔与 《恰似水于巧克力》

(代序)赵振江

劳拉·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于1950年9月30日出生在墨西哥城,曾为墨西哥电视台策划并编撰儿童文化节目。她在临近不惑之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恰似水于巧克力》,可谓“一炮走红”,接连在西班牙(1990)、委内瑞拉(1992),以及所有的西班牙语国家出版。有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在这些国家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仅1993年,在智利就再版四次。该书很快被译成英、法、德、意等三十多国文字,并被搬上银幕。由作家丈夫执导的同名影片获得了墨西哥电影科学艺术学院的十个奖项(1992)。本书两年后又获得了“美国书商协会年度最佳图书奖”(1994)。是该奖首次颁给一位外国女作家。影片的轰动使小说更加畅销。在劳拉·埃斯基韦尔成名之后,当导演的丈夫难以接受在妻子光环下生活的现实,与其分手了。但她没有被个人的不幸压倒,依然笔耕不辍,又连续出版了《爱情法则》(1995)、

《私密的佳肴》(1998)、《水手之星》(1999)、《情感之书》(2000)、《像欲望一样快》(2001)和《玛琳切》(2004)。

《恰似水于巧克力》是一本奇书,有人把它的轰动效应称为“巧克力现象”,认为劳拉·埃斯基韦尔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别——“厨房文学”。书的副标题是“月刊小说——菜谱、爱情和家用秘方”。这个副标题非常贴切。全书分为十二章,每章一个月,每月一个菜谱。从一月到十二月,小说从女主人公蒂塔剁洋葱、准备圣诞糕点以致被洋葱辣出泪水开始,向我们展现了一出神奇而又美妙的爱情悲喜剧。

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北部一个与美国毗邻的庄园,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1910—1917)开始,前后写了二十多年的事情。庄园女主人埃伦娜妈妈,丈夫早逝,有三个女儿:赫尔特鲁蒂丝、罗绍拉和蒂塔。根据乡村陋习和家族传统,最小的女儿要等到母亲归天以后才能嫁人。蒂塔出生时,母亲没有奶水,由老厨娘娜恰在厨房里喂养大。埃伦娜妈妈对小女儿特别严厉,但蒂塔从娜恰那里得到许多温暖,并跟她学会做菜以及各种祖传的家庭秘方。

劳拉·埃斯基韦尔在小说中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墨西哥民间风俗画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北部庄园的真实生活:集市、婚宴、洗礼、庆典、战乱,乃至家庭生活的细微末节:烹调、纺织、沐浴、守灵、治疗、谈婚论嫁、生儿育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作者对几个女性角色进行了着力的描写。埃伦娜妈妈

精明能干、专横跋扈。她最擅长的事情是压榨、欺凌和毁灭。对小动物是如此，对小女儿又何尝不是如此？她认为自己既然生出她来，就有权利杀死她。但她不干脆利落地杀死女儿，而是一点一点地折磨她。她留蒂塔一条活命是为了让她服从自己、照料自己、讨好自己、尊重自己。她没有为女儿奉献一滴乳汁、一点母爱。

蒂塔的生活中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母埃伦娜，另一位是厨娘娜恰。前者是坏母亲，后者是好母亲。坏母亲不停地迫害她，好母亲总是在庇护她。直至去世后，她们各自的幽灵依然对蒂塔做着生前所做的事情。

埃伦娜妈妈的三个女儿性格不同。大女儿赫尔特鲁蒂斯从生父身上继承了黑人的血统，热情活泼，能歌善舞，敢做敢为。她的一举一动都与母亲相反，她做了埃伦娜夫人永远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得不到母亲的原谅，母亲象征性地杀死了她，销毁了她留下的一切，并永远不许提她的名字。

二女儿罗绍拉对母亲言听计从，从不反抗，所以能得到母亲的偏袒和宠爱。她简直是埃伦娜夫人的影子，甚至在没有乳汁哺育自己的女儿这一点上也和母亲一样。她是一点点被妹妹蒂塔击败的。先是被蒂塔夺取了主厨大权，然后子女被蒂塔养育，最后连丈夫也被蒂塔夺去了。她软弱无能，缺乏个性，明知佩德罗爱的是蒂塔，却装糊涂，自欺欺人。最可怕的是她也想让女儿为她养老送终，一生不得出嫁，难怪蒂塔不得不据理力争，维护孩子的权益。女作家对这个人物

毫无好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嘲讽和奚落她，说她又馋又懒，一事无成。她最后死得很惨，急性胃梗阻，嘴唇青紫，放屁如雷，连楼板都在震动。“……没有多少人来参加葬礼，因为罗绍拉死后身上的气味更臭不可闻了。只有不会缺席这种场合的老鹰在送葬队伍的上空盘旋，直到葬礼结束。那时节，它们看到不会有什么筵席了，就非常失望地让罗绍拉安息了。”请看女作家对她厌恶到了何等程度！

劳拉·埃斯基韦尔的全部同情心都倾注在小女儿蒂塔的身上。三姐妹中她最美丽、聪明、能干、善良。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都大大超过两位姐姐。她在家中受压迫，受剥削，犹如一位现代的“灰姑娘”，没有任何权利，总是受排挤。但是，最后是她与自己钟爱的男人佩德罗升入了美满幸福的天堂。在此之前，她必须经历种种磨难，要战胜霸道的母亲，战胜虚伪的姐姐罗绍拉，还要克服好人布朗大夫对她的追求……

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着蒂塔与母亲这一对矛盾展开的。蒂塔表面弱小，但内心坚强，有韧劲，她是一点点战胜自己的母亲的。到小说的后半部，她实际上已经成了庄园的女主人，无论在身体还是精神上，她都战胜了埃伦娜夫人。

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则显得轮廓不够分明，完全退居次要地位。如埃伦娜的丈夫，连他叫什么名字都无从知晓。赫尔特鲁蒂丝的男人胡安，是个临阵脱逃的革命军，由于赫尔特鲁蒂丝欲火难耐，他便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跟她策马狂奔

做爱，俨然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

佩德罗虽然一生只爱蒂塔，但他软弱无能，为了接近她，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与罗绍拉结婚，连私奔的勇气都没有。在庄园里，他听任埃伦娜夫人颐指气使，任凭她教训自己该如何说话行事。这一形象难以赢得读者的喜爱，尽管女作家通过蒂塔之口说他如何有教养、品行端正、富有男子气等等，只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布朗大夫是个应当肯定的人物。在墨西哥那远离都市的偏僻地方，他可以算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代表。他是美国鹰关的一名医生，对边境另一侧的病人有求必应。另一方面，他从祖母那里继承了印第安人的血统，也继承了她的医术。祖母是熟谙草药的巫医。布朗非但不歧视祖母的“巫术”，而且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证明它的疗效，以便使其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为医学开创一条新路。他厌恶埃伦娜夫人不许蒂塔结婚的自私行为，对蒂塔由怜悯而生爱慕，并尽心尽力地帮助她。他要给蒂塔安宁和幸福，但却从不强迫她，愿等她一辈子。当看到蒂塔依然爱着佩德罗时，便悄然离去。他对爱情的理解是深刻的。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磷火……如果由于一股异常强烈的激情把我们内心的所有火柴一下子都点燃了，就会产生耀眼的火光，照亮我们通常视力无法达到的地方，于是我们眼前就会出现一条明灿灿的通道……灵魂想重返他来的地方，而留下毫无生机的躯体。”蒂塔记住了这些话。当她的生命在爱情的烈焰中行将消逝时，她抛弃生命去追求爱

情，感到很幸福。

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浓厚的魔幻色彩，这是它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例如，在为罗绍拉准备婚宴时，蒂塔的眼泪滴进菜肴里，宾客们吃了便呕吐不止。又如，吃了用象征爱情的玫瑰花瓣做成的菜肴，相爱的人就会心有灵犀，互相知道对方的心思，而赫尔特鲁蒂丝则会欲火难耐。水，非但扑不灭爱情之火，反而使其越烧越旺，将浴棚点着。娜恰频频显灵，指导毫无经验的蒂塔为罗绍拉接生，教她烹制玫瑰鹌鹑，还教给她各种草药偏方。最后，她的幽灵还为蒂塔和佩德罗布置了美妙的洞房：洁白的婚床，地上铺满洁白的鲜花，点燃了二百五十支蜡烛。看到一切都办妥了，她才悄然离去。一个多么仁慈、忠厚而又智慧的幽灵！她正是墨西哥那些有印第安血统的乡间妇女的化身。她们掌握着古印第安文化留传下来的各种知识和技艺，懂得乡村生活的一切秘密：烹制菜肴，治疗蚊虫叮咬和内外疾患，纺线、织布、刺绣、印染，诸如此类，无所不能。娜恰的幽灵从不离开生前挚爱的蒂塔，为她排忧解难。这种描写正是基于墨西哥印第安人对生与死、活人与亡灵、今生与来世的看法。无独有偶，在格兰德河彼岸，美国鹰关的布朗大夫，他的祖母也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印第安妇女，同样掌握着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秘诀。

在《恰似水于巧克力》中，作者已经不是将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视作野蛮、落后、愚昧来抨击和批判，而是将其看作本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来继承和发

扬。正因为这样，蒂塔才将娜恰的那些菜谱和偏方记录整理出来。布朗大夫则试图对祖母留下的医疗手段和配药方法进行分析、测试，以便进行科学鉴定。作者对待魔幻因素的这种态度，正是其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色之一，正如卡彭铁尔所主张的那样：相信那神奇的现实。

在那神奇的氛围中，蒂塔竟能以处女之身分泌出乳汁以哺育自己心爱的外甥。埃伦娜夫人的幽灵会不时跳出来，但依旧是霸道、暴戾、蛮不讲理。当蒂塔与佩德罗终成眷属时，她的幽灵就在庄园游荡，人们看不见她的身影，只有小狗布尔格惊恐万状，狂吠不止。当蒂塔觉得怀上佩德罗的孩子时，埃伦娜的幽灵再次出现。她诅咒蒂塔，甚至诅咒蒂塔腹中的胎儿。但是，如同所有这类神话故事一样，凡是妖魔鬼怪，总有与之相克的咒语。当蒂塔大叫恨她时，她对女儿的权威就会化为乌有。然而，这歹毒的女人，即使在最后一刻，还要化作一点火光撞翻油灯，将佩德罗烧成“一把火炬”，以此制造罗绍拉与蒂塔姐妹之间的不和。

在印第安人心目中，无论动物还是植物，万物有灵。当蒂塔与罗绍拉吵架时，鸡会互相追逐，锅里煮的菜豆也会拒绝煮熟。直到争吵平息，蒂塔为菜豆唱起爱意浓浓的歌，豆子才变得又软又烂，香气扑鼻。

《恰似水于巧克力》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劳拉·埃斯基韦尔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细腻与激情，为我们描绘了墨西哥农村的家庭生活，讲述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

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成功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但也毋庸讳言,小说也有不足之处。一位尖刻的批评家说,劳拉·埃斯基韦尔像列菜谱一样,也列了一份炮制这部畅销书的“秘方”:

一个美丽、聪明、敏感的女人

三个平庸之辈

一个男主人公,但已被驯服

一些看来无法克服的障碍

一位革命者

二十磅不幸

一百盎司幸福

一个大团圆结局

但这位尖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在墨西哥是没有先例的。作为一位女作家,能写出如此畅销的小说实属不易。他回顾上世纪末,作为女人,连看小说都被视为浪费时间,更甭说写小说了。然而时过境迁,在“文学爆炸”后崛起的新一代作家中,墨西哥女作家是最活跃的群体。她们十分关注妇女的命运,十分重视自身的价值,甚至有时并不那么在意其作品美学品位的高低。

这位评论家的话尽管有些尖刻,尽管有盛行于墨西哥的“大男子主义”之嫌,但仔细琢磨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008: 恰似水于巧克力

但从总体来说,瑕不掩瑜,《恰似水于巧克力》为拉丁美洲的女性文学,为魔幻现实主义增添了新的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的文字,基本上是本书译者(笔者的贤妻)、北京大学西班牙文系已故教授、博士生导师段若川撰写的,笔者只是略作修改和补充。弹指间,段若川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正当弟子们议论如何纪念她去世十周年的时候,译林出版社要出版劳拉·埃斯基韦尔的小说,并选择了她在《世界文学》首发的译本。这是对她最好的纪念。她若在天有知,定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在此,谨对译林出版社和本书的责编王维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赵振江

二〇一三年五月一日

于蓝旗营寓所

目 录



代 序 赵振江	1
第一章 一月 圣诞节的馅饼	3
第二章 二月 恰维拉蛋糕	19
第三章 三月 玫瑰鹌鹑	39
第四章 四月 杏仁芝麻辣烧火鸡	55
第五章 五月 北方灌肠	73
第六章 六月 制造火柴的糊状物	89
第七章 七月 牛尾汤	103
第八章 八月 油煎玉米夹层饼	121
第九章 九月 巧克力和三王面包圈	137
第十章 十月 奶油蛋酥	155
第十一章 十一月 特斯卡卡那大菜豆加辣椒	173
第十二章 十二月 核桃泥青椒	191



吃饭、睡觉

只需喊一遍



第一章

一月 圣诞节的馅饼

原料:

沙丁鱼罐头 1听 牛至

灌肠 半根

赛拉诺腌辣椒 1瓶

洋葱 1头 薄饼 10张

制作方法：

把洋葱剥得碎碎的。我建议你们把一小块洋葱贴在脑门上，以免切洋葱时流眼泪。切洋葱时流泪，糟糕的不仅是简单的流泪，而是像人们所说，有时候，切着切着，一流开了头就止不住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我可真是这样。无数次的。妈妈说我对洋葱过敏，与蒂塔姨外婆一样。

都说蒂塔是那么敏感。甚至在我曾外婆肚子里的时候，只要曾外婆一切洋葱她就哭呀哭，哭得那么响，连家里的厨娘娜恰，虽然耳聋，都能毫不费力就听见。有一天她哭得厉害，以至于提前出生了，还没等我的曾外婆哼一声，蒂塔就提前来到这世上了。她生在厨房的桌子上，周围满是那正煮着的通心粉味道，还有百里香、月桂、芫荽的气味，滚开的奶的气味，大蒜的气味，当然还有洋葱的气味。可以想象，尽人皆知的屁股上的那一巴掌就不必拍了，因为蒂塔已经提前哭起来了，也许因为她知道她命中注定这一辈子不能结婚。娜恰说，严格地说，蒂塔是被眼泪冲到人间的，那泪水流到厨房的桌子和地板上，流成一条令人吃惊的泪河。

下午，惊吓已成为过去，由于阳光的作用，水分已经蒸发了。娜恰打扫泪水留在红石板地上的印迹，扫起来的盐装满了一个容量为五公斤的口袋，这足够好长时间炒菜用了。这非同寻常的降生就决定了蒂塔非常喜欢厨房，并且，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将要在厨房度过。实际上，从她一出生，才两天，她父亲，也就是我的曾外公就死于心肌梗塞。埃伦